

日

人常說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。這句話，起先不曉得究竟怎樣講解。如今才曉得是個歇話。總統稱元首，一個頭。當然算一個總統。口下有人提議，說中國以終非九個總統不可。委實因黎黃埔之後，湖北才爲繼。原來薩鎮冰是湖北人，一個湖北人的總統，儼然就抵得上九個總統的官格。試問已經被一位有九個元首的官格的僑過了。再選只有一個元首官格的來承乏。行嗎？所以必須九個總統才彀。不過未來的九個總統，萬一漢口，全是黎大總統的貴同鄉。那麼，可就不異選了八十個總統了。將來再續選，簡直非八十一個總統不可了。更奇變的，是這八十二位的當中，再有這位是九大總統的貴同鄉。那麼，這本嚴格外算不清了。嚴獨鶴先生對這件事也會議過話。說：「孔祖傳一『大皇帝』，哈哈。在我看來，與其九，何不還是獨呢。」

隱俠

的了。徐碧雲做梅蘭芳的妹婿。外間說這的人尙好。這回拜先生。乃和蘭芳同去見他。他們俗話說的：『一門三女婿』。張文彬防老五一人之力。把文彬的錢囊費盡了不少。張文彬還嫌不夠。又寫如仙拿出來。向父兄討了債。父兄如何肯出還債銀細。所以現在託人轉問。知道張玉答應不答應。

2

家裏訂了這一位老者姓徐。本來做個小生意，下場無幾。祇有一個女兒，又沒有兒子。

這位老者過繼。老者歸家庭之後，天天拿了一那副白零五張牌碰老和。算他唯一的那道。又另購辦例行公事一般。這天打了幾個牌

手贏。我的女兒。她什麼款一席。也算是我相交一場。長久的紀念。三位朋友聽了。大家都掌不住笑起來道：你徐兄真會開頑笑了。把元來嚇我們麼。這老者却正襟危坐。臉上很莊重的樣子。人生百歲難免一死。有甚奇事。信我與你們。自然明白也。現在不必空費廣告

刻証人

[illegible]

蕭引按主

第二回 蘆古碗方撫台訓子 近羣花狀公子上場

但有什麼法兒。好離開老頭一年半載。圖一個人快大樂呢。有一天在家裏悶得不耐煩。拉着幾個小廝撒性子兒頑着。不想那隻骰盆兒。乃是方撫台新化一百多兩銀子。買的成化古鑄。一失手便被他好兒子砸碎。方撫台得了這消息。把好兒子一頓臭罵。直把這優小子罵得哭聲喚媽祖奶奶。那同賭的一個小廝喚方貴的。本來是個淘氣惹事的參謀。這天見了少爺挨罵。哭喪着臉坐在書房裏。明知他一肚子沒好氣。方貴便替他生出個個好主意來了。很鄭重的向小橋道。少爺。你想離開大人麼。我看大人豈不許你離開他。不過你自己沒有離開大人的本領。所以久久離不了哩。小橋道。你有什么方法使我離開這不知趣的老子麼。方貴道。計較是有在這裏。不過你達到了目的。怎樣謝我呢。小橋立起身來。向着方貴恭恭敬敬唱了一個肥諾。道。好小子。好貴二爺。好奴才。好王八蛋。好果兒。好法。使我離開我那老子。除了叫你爸爸之外。其餘什麼多可

故追錄關於此事之輿論

蓋叫天先後演京三次。第一次在文明。銳羽而去。第二次在吉祥。勝於綠文明時代倍徙。不過號召魔力。亦祇一句。初出台之一句中。無日不賣滿座。是次余雖未觀。之所長察與論。大為歎語。蓋治老觀之。僅不過異日刀槍之命相相搏。及雪時表演其腰腿工夫。所帶配角。類皆江湖賣解之流。久居此間。終非小樓之敵。未幾忽又拂袖而去。去年三次來京。自組第一劇台。將海上燈樓之新排舊戲。介紹入京人眼中。始而風頭十足。勝於第二次之吉祥時代。未滿二月。又狼狽出都。是次之失敗。並不在戲劇上減少精神之故。一半乃因其名劇上覺自大。有人為小叫天聲譽。蓋蓋其影響。不能立足。此事足見京人譁迷極盛。尤勝梅齋。且

京人之言曰。譚鑫培以色藝海內重望。為中國伶界絕前絕後之一人。而該伶之命名。實無道理。憑何特。乃欲蓋叫天之上。大言不慚。妙奇立異。至於如此地步。妄謬極矣。藉曰老譚為武出身。武行不甚佳妙。故蓋欲蓋之。然由譚之得者。全在改造為文之後。蓋治祇擅武上。文上絕無之資。安得此命名。未幾太無意識。蓋治之戲。大抵取法李春來。據傳曾問業於春來。則何不直接挾名曰春來。而不向今之權貴。俗人樸門依。以圖風名之推售。已被入戶詬視。何況更取前輩名伶一號。冠以蓋字。蓋字樣。用以欺世盜名。手段卑劣。令人不冷。此種命名之法。京中尚不多見。外江則遍地皆是。若蓋叫天三字。即其顯

(f)

○乃祖台劇：乃孫親炙重慶之教誨：惟此舉觀盡耳

舉劇一齣。爲老生唱做並重之字。下落得圓澈清楚。頓挫尤覺自強。

劇。自長庚以降。譚汪孫莫不以之「他父是英雄」四句。悲昂激越。極

擅場。**閱報有感**

大倉一票

時局紛爭未肯休。雞鳴風雨不勝憂。天涯芳草思君子
途同。收。時機雲散故侯。濁酒那堪愁裏斟。新詩每自望中
歸。敗。時機不易談和策。前席昔生惜箸籌。

要皆。戎戈受時更更多。近見疲馬北山河。滿天風鶴餘殘燄。
延微中酒。聞鷄起舞漫揮

爲酣醒
。「瑪
泰賊」
句。神來
爲神來
之筆。
此第一
場之佳
點也。
第二場
「末閑

柏。其。其。火中取栗戰鬼猴。報國誰堪追武程

菊。朝中相背獨狗。海外衣冠半沐猴。千古英雄同一哭。斜陽無語弔神州。

爲演此劇者雖見而亦慮不情。言一句倒板。於「未」字使

千

樂聲文明。初爲楞仙。後易名最多。爲譚記。初爲楞仙。後易名最多。極天樂則爲寶昆。在宣明則爲極。先。搭配始終未弱。其唱聲。之。普通俗曲所唱。頗有出入。爰詳細視之如下。

祝上場。唱駕馬王之主尊。於建音。開開口音。至爲宏明。而音。並不倒換。〔轉字下運接〕到府。毫。不使腔。氣自貫注。問。

原腔。到入字。沿一板落眼。字。調可謂別緻。而最爲好聽。〔都只與。爲吃醉酒〕一段塚板。與老詞有異。

是狂奔

[illegible]

出都

京華春夢錄 鹿城 陳建痕著

第二章 冶例

曲房小坐。有姝相伴。雖未真個。亦可排愁。况乃瓜子煙捲。柔荑親敬。而寒露之茶。淺酌潤唇。亦足解長卿之渴。名曰打茶團。北人稱為開盤。盤子。茶團之名。來自歇浦。而溯源探本。則起於姑蘇臺畔。俗銜名相沿。無義可窮。若開盤子則北俗通稱。盤子或即碟子變名。意指一碟瓜子耳。舊曰盤子。例稿一稿。依餉以雙數。必視為豪舉。今則取五十金全者。比比而然。雙金之餉。習以為常。俗尚奢侈。於此著見。此項盤子入。居停雖然。各得其半。用竹籤若干。以計其數。五日一核。數亦可觀。苟有神女菜羹。門可羅雀。終宵無一盤子。此中以為奇恥。厥名脫盤子。然在冰雪風雨之夕。圍爐枯坐。殆亦常事耳。

不拘

小世界記（仿醉翁亭記）

畢詠雪

環迥。皆樂地也。其東南數畝。繁華尤甚。望之翬然而熱鬧者。福佑路也。路行十餘武。漸見人濟濟。而商灘密布於道路之旁者。豫園後門也。首仰身轉。見巍巍乎矗立於雲霄中者。小世界也。建斯者誰。昔之勸業場也。理之者誰。益華公司也。股東託總理。來設於此。地廣彫彫。而如一票芥子界。故題名曰。小世界也。世界之意。不在乎地。在乎戲劇之間。觀劇之樂。得之目而歡之心也。若夫武生出而戰聲開。花旦出而艶情發。文武變遷者。場中之京劇也。情義深而溫柔。軟語絮而相和。常演情史。使服而登場者。場中之文明劇也。日从而往。夜反而歸。各劇之色不同。而樂亦無窮也。至於幼者躍於前。長者行於後。前者呼吸。後者應。徘徊提攆。來往而不絕者。遊客衆也。臨台而觀。觀劇者形狀。嗚呼。喝采爲賞。采喝而劇愈妙。手舞足蹈。心曠神怡者。觀劇者形態也。觀劇之樂。聞鼓聞鼓。演者藝妙。鼓者聲高。樂極來喝。拍掌誦讚者。來賓欽也。年少翩翩。感乎其中者。人中之戲迷也。已而明月當空。人影在地。丈夫歸而家人從也。電光輝煌。如同白晝。遊人去而電燈照也。然而電燈如炫耀之樂。而不知家人之樂。家人如從丈夫遊而樂誰。不知丈夫之樂其樂也。遊能同其樂。歸能述以文者。觀生也。觀生謂誰。渥渥羅詠雪也。（贈游芳二張）

易汚人絹素。(唱)

（貼持茶上介）半甌雀舌烹初熟。
（一點幽心製最難。小姐茶在此。
（旦）擺着。（貼你看書介）貼。畫
上這人。好像在那裏見過的。哦。
原來是那日在姑蘇虎邱山下。
船邊看見的那個乞兒。（旦）正是。
（貼）小姐。你悶沉沉的看他則
甚。（燈）

（合唱）

尾聲 疏窗竹影看無數。有心情
燭花吐語。（貼白）小姐你今看見了
此箇呵。（唱）却又似一枕楓江夜泊
衣五銖。淒楚。向天涯淚枯。我也
初。

（旦）從知愛女是靈椿。（貼）付與

楊花醉。似倦倦才不遇女。怎漏
洩傷春。似倦倦才不遇女。怎漏
洩傷春。似倦倦才不遇女。怎漏
洩傷春。

(旦) 貫酒應澆趙州

歇浦潮拾遺 (七) (二)

海上覺夢人

第三回 假圈套套出真愛情 裝瘋固裝成不

在憐芳偏促不安的常見。不約而同的笑將起來。這一笑。笑得憐芳再坐也坐不牢的了。連王蕙芳的大英傑烈聲吶戲。也犧牲不看了。漲紅了臉。窺底站起身來就走。那般游手好閒。跟她走出來的也有。拋出那幾個空位子。老着臉坐下去補闕的也有。誰知和憐芳同包廂的一個半老徐娘

那同座的中年男子。

老頭兒的妻子。還托她帶一個口信在此。那天到了上海。男人請她香花樓吃飯。接連大戲院看戲。依着那婦人。當晚就去找招呼男人。倒是頭頭的主張明日上半天到她家去不遲。初不料在戲園子裏。和老郭的兩頭大遇見。憐芳不認識姓鄭的。姓鄭的却認識憐芳。憐芳一走。姓鄭的正要告訴妻子。妻子倒反先告訴他。方纔瞧見那婦人。戲裏拿了一大臺。好闊的手面。姓鄭的鼻子內哼了一哼。唉。憐芳那裏知道。這一下場而一裝。斷送了一生幸福。但是姓鄭的怎樣告訴老郭。老郭知道了。便怎樣盛置憐芳。多要下回交代。

(第三回完)

ಮುಖ್ಯಮಂತ್ರಿ

印相特別
各名品包
精美不損
相紙放大
到致成專
新辦絨線
前號絨線
銷場闊一
務請賜顧
無任歡迎

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

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

文伯明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世先生之
醫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夏應堂幸勿交臂失之
介紹人 金百川 余伯陶 殷受田

楊塵

晚晴徘徊林下。愛玩不忍去。竟爲忘餐。舉頭見一輪紅日。已掛在池外長松最低枝邊。將入深竹。竹稍閃閃。皆作黃金色。照眼生輝。天之西北角。黑雲漸起。霞光漸爲暮瀋所沉。層層散地陰翳。北風亦續續長。松濤竹韻。雖然而來。茶熟夕陽沉。乃入室中。已須張燈。呼老僕燃火燈。凜乎不可久留。適老僕告茶已。而腦海中。恍見秋麒麟轉於懷撲之下。一種熬苦思痛。哀哀嬌啼狀態。皆若即在眼前。心痛乃如刺。故盼排杏之來益切。念排杏每日晚間。亦必奉太太夫人命來一次。今何意至此。實則非排杏不來。蓋天甫復晴。未至其來時也。故盼望之切。遂不覺其遲於是久。轉思排杏卽來。我復藉妹之書。尚未寫一紙。排杏來。烏能久俟之久。急急覓硯。潤班管。壁雲箋。方裁書未畢。排杏已入門來。晚晴曰。杏姊來大佳。盼念久矣。今日來何晏耶。排杏曰。每日皆此時至。今似較往常略早。成公子心有急事。故喚婢子晏耳。請速與我。我卽將去。晚晴曰。爾何物。排杏曰。婢子案覆書。晚晴曰。我須作書。爾已至此。書尚未付雙字。排杏笑曰。公子奈何嫌婢子來遲。公子作書。

是妻婦守門。遇其

昨讀華南詩。又憶某社刊行之原版桃花扇傳奇。有林之題後曰。梨園唱徹孔雀亭。遺老筵前酒半醒。粉黛河山新樂府。兵戈藩鎮小朝廷。阿房山女傳殘卷。舊內樓台鋪故瓦。輸與波流夫婿貴。揚州檀板照燈屏。此詩之釘韻頗難押。同鄉宗子威先生。與林爲北大同事。曾聞過林之書與歐公集後曰。腸斷當年舊草堂。巢由迎拜侍臣車。汝心忠孝生低首。嚼蠟功名老著書。講院春風殘淚在。夷門秋月舊盟虛。宦情輸與錢鰥老。華省宮袍黑鰥魚。此外僅見益人而知之粥書詩。及半月雜誌所刊之贈渡關句。全是之外。實不多觀。小說家徐枕亞之母。與記者之母爲姊妹行。近年枕亞購屋於故鄉。與記者之舊廬。又祇一牆之隔。故枕亞之家况。記者知之獨詳。表婁蔡。上年因產難卒。枕亞賦詩哭之。並島東海三郎別署爲泣珠生以見志。然此中尙有非枕亞所宜咏歎之事實在。記者亦未便直言無忌。昨按其悼亡之作。彙刊一小冊曰。『鼓盆道恨』卷首有廣徵題跋。記者擬前神息心。爲撰一文。發枕亞之未發。然而難也。文人結品出版物。前曾曇而介紹之。茲又蒙杭州緣社區分部。惠我以綠玉第三號。蘇州孔隱梅君惠我以綺霞。見斯名已覺可愛。何況更有無數名人之著作在內。余尤愛蘇杭之印刷。較海上爲精良也。